

# 焚書

李拓之



南海文叢

上海南極出版社

南極文叢

# 焚書

李拓之

1948

上海南極出版社

南極文叢第一輯

焚書

定價一圓五角  
不准翻印

著者 李 拓 之

出版者 南 極 出 版 社

上海漢口路九三號三樓八室

發行人 曹 豈 凡

總經理 上海 書報聯合發行所

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十二號

印刷者 藝 文 印 刷 廠

上海嘉善路一一一號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初版

## 自序

『畫鬼魅易，畫犬馬難』，這話是中國的韓非說的。

因為鬼魅是虛妄，犬馬是真實。虛妄的易於渲染，而真實的難於描摹。寫歷史小說有如畫鬼魅，但亦如畫犬馬。為了已經是歷史的故事，離開現實很遠，所以容易渲染，近於虛妄了。但也為了是歷史的故事，它曾經存在過，因此確屬真實，反而難於描摹了。

本來小說的構成及其寫法，是含有虛妄與真實的兩面。而歷史小說，與其說是虛妄多於真實，毋寧說是後者超過前者。因此，我們寫歷史小說，可能走入不同的兩條路：其一是去『創造』歷史，即賦予歷史人物以新的意識和類型，純憑作者個人的修養愛好，任意將歷史傳說加以塗抹或修改，使歷史遷就作者。其一是去『發掘』歷史，即發見或交還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，以文獻為根據，認真地將原有記載加以啟迪參證，使作者服從歷史。前者的寫法是嵌入式的，主觀的，觀念論的；後者的寫法是抽出式的，客觀的，實在論的。

某聖哲說：『我們對於事物的態度，問題不是在於把已知的硬嵌進去，而是

在於把未知的抽取出來』。

我對於歷史小說的寫法，取路於後者為多。當下筆的時候，極力避免將古人寫成現代人。在沒有捕捉到人物的真實性格以前，不敢以謬誤的彩色的外衣套上死者的骨骼。雖則實際上也有所不免，原因是我自己恰恰生活在現代。然而大體上可說是做到了，例如：埋香中的魚玄機，她有反抗的但屬於不健全的心理和氣質，而我無法將她寫成一個前進的女性。摧哀中的張獻忠，他是勁健的農民叛亂的首領，而我無法將他寫成一個偉大的革命者。這即為了作者服從歷史，並非歷史遷就作者的原故。

這樣說來，我所寫的歷史人物，完全是刻板的真實而毫無彫飾的虛妄的麼？也不盡然的。歷史小說不能如此去理解，作者把歷史故事如畫犬馬般的描摹，同時如畫鬼魅般的渲染。因為他是在寫歷史小說，不是在寫歷史。

往往有人以為歷史小說是沒有時代性的，這是錯誤的說法。『時代性』的解釋是全盤的，不是孤立的，是連續的，不是割斷的。誰敢說表暴資本主義社會的作品，比起表暴封建社會的為特別進步？誰敢說『現實』這東西僅僅存在於目前，並不存在於過去？誰敢說歷史小說的內容是沒有血肉，沒有實生活的意義的？……。在這裏，我必須說出自己所以多寫歷史小說，倒可以說是願意取材於既有

的事實或傳說，而不大喜歡從事於一般自以為實際的，反而是毫無憑證的虛構。

我急於要查究我們的祖先到底曾經過着怎樣的生活？即這個號稱數千年文明的東方古國裏的人們，到底在這漫長的歲月中做些什麼？不幸得很，我發見我們的祖先多半把一生精力徒然耗費在不是荒淫無恥，便是殘酷悲慘的生活之中。他們在一邊快活得服春藥、玩小腳，而一邊却痛苦得變成殺人狂、淫虐狂、歇斯底里症和神經病患者……我們的世代神祕相傳，所不同於別人的『國寶』、『國粹』，難道真的只有這些而已麼？

舊的歷史將纏結束，新的歷史正即開端。我們不要再繼承祖先們的昏亂野蠻的生活傳統了。如其不然，這個東方古國也許要一旦變成荒蕪的山谷，我們的子孫每人都將化為猴子。在這山谷的霧障中流傳出更其詭奇更其荒誕的故事，供人憑吊！

關於文藝作品表現的重點之一，我以為是：人性。它是歷史的真實。雖則這人性是受階級性的限制，即某一生活階層中的人性，必然表白出某一生活階層的特徵。我不是超階級論者，而是人性自由發展論者。當束縛人性的階級生活解除以後，無疑的，真實的人性纔能真正的出現。那時，沒有被彎曲的，被拘攣的人性。它纔是歷史的真實。

以上的話，幾乎是必要說的。已說得很多了。

收輯在這集子中的，是我的小說原稿之一部份。十二篇之中大半是未曾發表過的。對於見到我的作品而曾經下過文字批評的先生們，在此表示衷心的謝意。此外，特別感謝對我寫作直接間接先後有過鼓勵的柳亞子、胡小石、馮至、李健吾、潘伯鷹諸先生。

最後，感謝黃歌川兄為這集子作封面。

卅七年，九月。李拓之，於上海。

# 焚書

## 目次

封面：黃歌川作

自序

聽水……………一

招魂……………一五

焚書……………二四

變法……………三四

文身……………五〇

束足.....六七

埋香.....八五

溺色.....一九

惜死.....一四七

陽狂.....一八八

投暮.....二三六

摧哀.....二六四

## 聽水

是深秋的下弦月，光華格外清冷。音樂家師涓穿一領白衫，背着琴囊，走到荒野上。他今天走了六十多里的路程，人是太累了，急於要休息。雖則他承衛靈公的好意，給他一匹坐騎，那是白額的秋霜馬。但他生怕傳世之寶的古琴在馬上撞壞了，因此時而下馬來走走，連馬夫也覺得厭煩之至。

荒野長着林莽。靦腆的月光下，四面彷彿是無涯際的亂草，其間波濤般起伏着嶙嶙的怪石，辨不清那是陳年的墓碣抑是野人的石堡。秋霜馬停了蹄不再前走了，師涓急得打了幾鞭，馬便竄起來，奔向深草叢中。踢着絆馬蹄的石頭，幾乎教他跌下去，蔓草刺着馬腹，秋霜拉起耳朵聳着鼻子，嘶了一聲。衛靈公的車駕也到了，那駕前的黑母馬，聽見前面的馬叫，一直尋着聲音走過來。

「呢，君王。今晚歌在那裏呢？」師涓把繩拉得緊緊的。

「喔，馬也走了吧。」衛靈公叫馬夫停下來。連侍臣僕御在內，一共七個人。後面還有一大批人，也許趕不上，也許已早在中途停下了。

「前面有路麼？」衛靈公倚着靠手的軾木，向四圍望一下。

「君王。盡是亂草哩！」馬夫說。

「哦。月光好得很，休息一會……。」

大家跳下車駕，師涓也跳下馬。彼此彎了腰，摩着大腿，真的，兩腿都發麻了。

「君王。這裏有路。」一個馬夫說。大家隨着他的鞭子方向看去，果然在草縫中隱隱約約一條路。因為草長得高，又是夜裏，被掩蔽得看不見。大家向草縫中走去，馬夫牽了馬，兩邊侍臣用長袖子拂開了草。

「君王。這是什麼呀？」師涓看見前面白茫茫的一片。

『那是水啊，江水啊。』

『這裏是濮水，我們已經進入鄭國邊界了。』

馬在翫草。馬夫們躺在草地上，草給壓下，如大錦被。幾個侍臣也揀了一塊大石頭坐下。衛靈公揚起一枝藤策，走近水邊去細看。師涓不由跟過去。

月照於浩渺之川，左邊是矗立的岩谷，岸側的蘆荻搖散白色的花穗，發出蕭蕭的聲響。川上一座斷橋，石梁傾圮，沒入水中，瑩皎如浣女的脛。橋下流波瀉溢，中有碎石無數，旋繞而至岸邊，那是沙磧的地方，遍生淺翠色的荇藻與淡紫色的水藻，瓣瓣如游魚，朵朵如牽牛花，風前曳晃，寂然相向。岸旁幾株高高的楊柳，垂拂半黃了的長條，直蘸到水面上。天空有幾塊灰凍的雲彩，舒捲而又飛奔，這時已走近弦月，月似要下墜，反而被掩映出淒冷的光波，令人望之眩暈，感到天壤沉沉，有莫名的魅惑。

柳葉縫中的哀蟬，在嗚咽幽鳴。起先不過是一縷一縷地牽扯的叫，後來却拉

起了蔓草中的露虫，紡織娘在紗紗地震顫，蟋蟀和金鐘兒也唧唧的相撞。終於蛇也吱吱地叫，蛙也聒聒地鳴了。加以岩穴中水波激盪，風濤繚繞，這川谷的周圍萬響齊發，無數的竅孔都在呼嘯一般。於是，蘆葦中閃閃流動的螢火，也縱橫交錯的起飛，前後左右飄沉着千萬點綠色的眼眸，彷彿和叶着虫吟水湧的節拍，在迷茫中踏着踊步，使人心旌躍動起來。

師涓傾耳去諦聽：水聲、風聲、虫聲、蘆葦與柳條的磨擦聲……噴湧成一片。這是宇宙的大音樂！他踏着川岸，背着手走過去，身上的白衫在月下漂洗如波浪。他沉沒於音律之旋濤中，舉起首，看見天宇澄澈，銀河化一條蕭森的白練，穿過月暈的邊緣，如羊脂沁潤入於乳酪，浮浮沉沉地也在涓涓流出無聲的音響。他已經聽出這宇宙中的無聲之聲，辨出無色之色。他能夠以耳視，以目聽。因為他這時混和視聽於無邊的遼闊之中了。

『君王。萬有的一切在已死、將生和未生，這是夜之哀曲啊！』師涓說，他

沉吟並且恬靜。

『師涓！琴拿出來彈吧。』衛靈公悽惻地。

『君王。彈不出呀，宇宙的聲音要壓倒琴上的聲音哩。』

『師涓。你聽！……』衛靈公臉色突而更慘白了。

『什麼？』師涓驚駭地四顧。

『你聽！誰在唱歌啊。』

『哦。……』師涓伸長了耳朵。

真的，誰在唱歌。那聲音非常悠遠，不是來自幽暗的谷穴，不是發自蘆葉與柳條的密縫，也不是出自岸邊磧上迸跳的沙粒。而是低低忽忽地在那悠遠悠遠，曖昧迷離的水波瀰漫之中。

水上的歌聲，那是愴悅的，令人落淚的聲音。

侍臣僕御們都肅然正襟危坐了。連秋霜馬也聳着耳朵去聽。師涓走近沙磧，

置身於密密的蘆荻叢中，一隻手按在額際，竭着目力向水面眺望。看見浩莽空濛的月之川上，一片烟霧流霏，集結而又舒開，在那傾圮的石橋邊望去，有一礁石，浮露波心，那裏黑點閃動，恍惚是人影。這時歌聲很清晰，追逐着風濤飄送過來：

爰采唐矣，沫之鄉矣。

云誰之思？美孟姜矣。

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宮。

送我乎淇之上矣！

.....

.....

『哦。師涓！這聲音太悲哀了，太美麗了。』衛靈公淤塞着鼻子說。

『君王。這樣眩惑的聲音，中間有多少青春和生命呀！』

『師涓！你趕快，把這聲音記錄下來。』

『君王。記錄下來是可以的，但是，手指抖顫了呀。』

『坐下坐下。你聽！你記錄啊。』衛靈公一把拉師涓靠水坐下了，侍臣遞過

十張細緻的竹簡，三柄銛利的匕首。『這是燕國冶師所鑄造，頂淬厲的。』衛靈

公說。

『哦。……水上的聲音！』師涓開始沉思，狀如入定，抖顫之手記錄下震動

的音波，用匕首刻劃在竹簡上，回旋起伏，無數短短長長的標符線號。

爰采麥矣，沫之北矣。

云誰之思？美孟弋矣。

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宮，

送我乎淇之上矣！

.....

.....

水波洶湧，夜潮是漲了。白色的浪濤已漸淹沒了朵朵江藻，雲彩沉重，如濃墨潑在酒杯中，月光透過雲層，射下來像一領憂鬱的薄紗。師涓坐在柳下，柳葉的影畫在面頰上，罩着面網似的。水上聲音太淒怨了，師涓流下晶淚，被夜寒凝凍，珍珠般一顆一顆結在面頰邊。

奔湧的浪濤中，魚蝦在跳躍。水底太幽悶了，加以歌聲悽惻，有如針刺，教牠們浮接水面的光，呼吸月痕的溫熱。蘆葦中的宿鴈也被歌聲驚起，用翅膀拍擊沙磧，牠感到長夜的孤單，苦呀苦呀叫着，飛向天邊找尋失羣的同伴去了。

侍臣們坐在草叢中聽着。儼然不動如墓前的石人。

聽啊，歌聲又起了：

爰米葑矣，沫之東矣。

云誰之思？美孟庸矣。